

緬甸佛教藝術展觀後記

藝苑精華

● 陳清香

今年二月中旬，因與家人參觀了美國紐約亞細亞博物館所舉辦的「緬甸佛教藝術展」，深覺展品精采，因緣殊勝。對於位居東南亞五大國之一的緬甸，同屬佛教流布國家，有著相同的佛陀信仰，但鑒於國人對其歷史文化與佛教圖像的陌生，因此嘗試就其展出的佛像造形，探究其蘊寓的法義，與審美觀念。

首先追溯緬甸的歷史古文明，緬甸位於中南半島的西部，西臨孟加拉、印度，北鄰雲南、東接馬來西亞。境內有薩爾溫江與伊洛瓦底江，穿越東部與西部，奔流入海。自三、四千年以前，此地已進入史前的舊石器時代，再經過新石器時代、青銅器時代，其後馬來系統的原住民進入緬甸，青康藏高原人也繼之移入緬甸。約在紀元前九世紀，便進入有確定年代的有史時期。以下分三個時期介紹其佛教史與佛教藝術。

驃國時期的佛像

大約一世紀左右，緬甸出現了揮人所建立的揮國，與中國東漢皇朝關係密切。五世紀至九世紀，緬甸北部處於驃國統治之下，首都卑謬。而下緬甸地區也由孟人建立政權，有被稱為佛國的林陽，接受印度文化，至十一世紀方被緬族所建立的蒲甘王朝所統一。而林陽一地，曾被描述曰：「有沙門數千，持戒六齋日，魚肉不得入國。」佛教應是已流入林陽國。

驃國在今緬甸南部卑謬東南的摩薩(Hmawza)，建室利差旦羅城(Sri Ksetra)。該城遺址已被發現，城南有王宮、寺院、民居遺址，城外亦有寺院遺址。從出土物推測得知，其題材分屬於印度教、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。其中小乘佛教像，來自印度上座部佛教，多為刻有巴利銘文的佛像。大乘佛教，多表現在刻有佛塔佛像的陶版還願碑，以及單獨的佛像、菩薩像等。

依中國史書所載，驃人自幼童七歲即須落髮到寺院領受佛

法，至二十歲悟出佛法後，方可還俗，當時寺院十分莊嚴華麗。

這次在亞細亞美術館所展示的美術品，計有七十一件展品，其中約有十件屬於驃國時期者。其佛像或坐像或立像，佛容顏多呈南亞人種面貌，佛像頂上螺髮，雙目眼線明朗，嘴角含笑，雙耳特長，姿勢呈左右雙肩對稱平均，端身正坐，腰身挺拔，身著貼身薄衣，偏袒右肩，坐姿像雙腿作單盤式跏趺坐。就手印而言，有作禪定印、說法印、降魔觸地印等，或是兩手外張的手印。雕像材質，約為石造、銅鑄、銀製、玉雕、赤土陶塑等。製作時間約自四世紀至九世紀之間，作品多來自仰光國立博物館，或摩薩的室利差且羅考古博物館。

例如，展品中的一件銀製佛坐像舍利容器，原藏於仰光國立博物館，約為七世紀作品，容器四周所刻佛像作單盤跏趺坐姿，頂上有放射性光芒的圓光，身著偏袒右肩服，兩手腹前結禪定印。（見素描圖一）

蒲甘王朝時代的造像特色

緬甸到了十一世紀以後，便進入蒲甘王朝時期（1044~1287），是古代緬甸的輝煌期。位於緬甸中西部，伊洛瓦底江左岸的蒲甘，九世紀時已建城，一〇四四年，阿奴律陀王建立王朝首都。阿奴律陀王在位時推行佛教，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，曾封孟族高僧阿羅漢為國師。因建國之初，南方孟人所建的直通國，是上座部佛教中心。阿奴律陀王派遣使者前往直通國，面見國王摩奴達（Manudha），請求贈予三藏及佛舍利，但為摩奴達拒絕，並羞辱使者。阿奴律陀王遂發動大軍，攻打直通，最後將之征服而滅其國。接著，派人在當地收集三十部三藏及其他經典文物，迎請五百位上座部僧人來蒲甘傳授佛法，並有工匠相隨。阿奴律陀王自孟人帶進佛教雕刻



素描圖一：銀製佛坐像舍利容器

與建築的技巧與造型風格，豐富了蒲甘王朝的藝術文化。

蒲甘王朝的前期佛教，是承襲直通，達於頂盛，可媲美錫蘭，成為中南半島佛教的中心。其佛教之興盛，最顯著者，是大量建造寺塔。在方圓六點五公里的蒲甘城範圍內，聳立著大量寺塔，蒲甘因此被譽為造寺王朝。其中著名者，如繼阿奴律陀王



素描圖二：鍍金凸雕坐佛圖像

的江喜陀王時代所建造的阿難陀寺，

寺中有立佛、供像，計一千六百多石刻造像，一千四百餘赤陶塑像，壁面有一千五百幅佛本生故事壁畫，每幅附有巴利文與孟文註釋。

蒲甘自十一至十三世紀間，共建兩千座大中型的寺塔，其寺塔建築之美，是緬甸佛教藝術最輝煌的表現，與柬埔寨吳哥窟、印尼婆羅浮屠，並稱東南亞三大佛教遺蹟。

此次展品中，約有十五、六件屬於蒲甘王朝時期者，其素材造型多樣：或金屬板銅片的鍍鑠、沙岩石刻、葉蠟石、青銅鑄像、木雕等，多數是佛像，或坐或立；少數為護法神、蓮花供具等。其主題必多以佛傳故事為中心，或單獨佛像、加左右脅侍像、群像成碑等。

其中有一件鍍金凸雕坐佛圖像，是銀製包金壓模的一佛二弟子像，釋迦佛頂上為桃核形的頭光，兩肩之側更開展兩側身光，而頭光與身光交接之處，更泛出捲草文裝飾，有如火燄。此佛光之背，更以墨綠色塗抹大形的菩提葉，罩在圓形身光，以襯托出佛身的金色亮麗。（見素描圖二）

佛身頂上高高突起的肉髻，兩眼垂簾下視，兩手掌在胸前作轉法輪印，而全身薄衣貼體裹住全身，露出雙足，以雙盤結跏趺坐之姿坐於蓮花座上，異於驃國時期的單盤坐姿。佛左右側身兩旁，兩弟子雙手合十面對釋迦佛。

此佛造像風格沿襲笈多時代鹿野苑式樣，以其創作的初轉法輪佛姿勢手印神韻，更增添蒲甘地區本土特色，實炫麗無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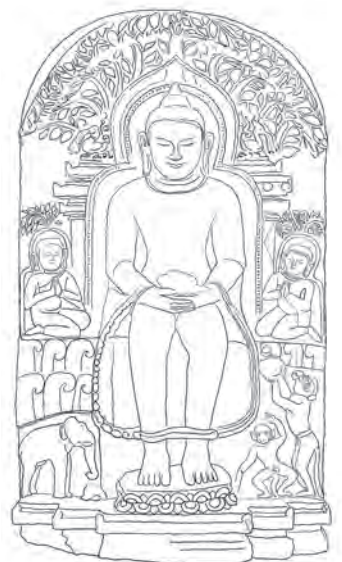
在寺塔中的造像及壁畫主題，多承襲上座部佛教，以佛傳故事、本生故事為表現素材。而在佛傳故事中，悉達多太子踰城出家，出離皇宮後，便自行斷髮，其情節很是感人，在南傳的圖像創作中，流布很廣。此次展品中，一件來自蒲甘考古博物館的釋迦剃髮石刻高浮雕像，高度近八十公分，浮雕表面留有上彩顏料殘跡，在微損的長方拱形光背掩覆支撐下，悉達多太子以螺髮寬廣顏面，盤腿跏趺坐於蓮花座上，儼然已是成佛之姿，卻高舉右手拿著剃刀，剃向腦後的長髮，由左手抓住髮尾（見素描圖三）

此像製作於十一至十二世紀之際，是蒲甘王朝時期的嘉作，也是北傳中國系統的佛傳故事中少見的圖像題材。

其他屬於佛傳題材者，展品中如來自蒲甘考古博物館的三件，製作於一一九八年的沙岩石刻，一為佛誕圖，圖中摩耶夫人手攀無憂樹枝，悉達多右脅而下的情景。二為佛涅槃圖，描刻釋迦佛離開人間眾弟子相送的側臥形影。此二題材，北傳亦常見，但展品顯示出不同於北傳的衣飾與布局風格。三為獼猴奉蜜圖，釋迦佛作善跏坐姿，雙手捧鉢（損毀），其身左側前方，一隻猴子正捧食器上供。此題材的圖像創作，流行於印度南傳系統，而北傳系統少見。（見素描圖四）



素描圖三：釋迦斷髮像



素描圖四：獼猴奉蜜圖

阿瓦王朝時期的造像

當蒲甘王朝瓦解後，緬甸曾經歷短時期的混亂，以及南部勃固王朝達摩悉提王的復興佛教，到了十三世紀後半以下六百年間，有撣人、緬人聯合建立阿瓦王朝（1364-1527），以及東吁王朝、貢榜王朝等。

雖然此期佛教遺蹟分散呈點狀，未若蒲甘時期的輝煌壯闊，但單獨的造像架構，也有其創新的立意。

此時期的單獨佛造像，佛像多為身著偏袒右肩式

服，雙腿交盤，作結跏趺坐於蓮花寶座上，手印多為右手掌前伸，在右膝前作觸地印，左手掌則在腹前作禪定印。但佛頭頂上的正中頂門或肩上鬢邊兩側等，卻增添了各種不同的飾物。這是與前期不同之處。

展品中，一件製作於一六二八年的青銅合金、高度近五十公分的佛坐像，此像面容圓滿，頭上螺狀髮紋頂有肉髻，肉髻之上更添花苞。佛兩耳下垂及肩，頸項上有三條橫紋，佛兩肩豐滿圓潤，袒右肩的貼身袍服上，左肩加帶，袍服貼及腰腹腿足，雙足扁平交盤於蓮花座上，右腕置於右膝，右掌下垂，指尖輕觸一物，作觸地印，左手則腹前作禪定印。



素描圖五：青銅合金佛坐像

廣口高腰的寶座飾以蓮花花瓣，寶座兩端以圓扣連結支撐一對供養人。或曰此二脅侍為佛弟子舍利弗及目犍連，但此說待考。寶座底層四角，有四隻護法獅子。寶座正前方，一蹲踞在地，造型獨特的天人像，其雙手握住頭上兩根髮辮，或可能是男性地神，或可能是緬甸的自然神（Youkkhazou），而非地神。（見素描圖五，以上五件素描圖，感謝仁華、鈺軒勾勒素描）

細觀此雕像，可清楚地表現出在蒲甘王朝滅亡後，佛教造像圖像特徵的轉變。

此次在展場之外，尚有一件陳列於一樓的緬甸銅佛，其法相造型手印特徵，一如此尊佛像，佛座兩旁亦以環扣支撐二供養人（或二弟子），佛座底層四角亦有四獅，正前方亦有蹲踞在地的護法天人，雖雙手握髮的姿勢稍有不同（見封底圖），但同樣地彰顯了阿瓦王朝在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間，緬甸佛像的特色。

欣賞完亞細亞博物館的緬甸古佛展，深深覺得東南亞佛教之美，值得國人用心去體會認識。🌀